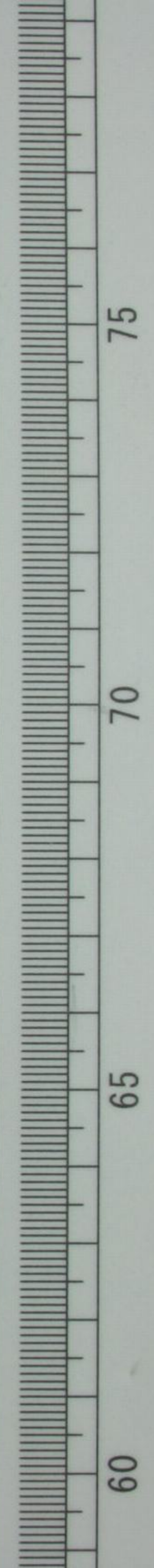


山陽遺稿 文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55  
 3





文庫11

A 1155

3

有司馬文正焉氣類之所召此石亦至諸公之側固其理也今諸公皆逝矣而侯猶巍然繫朝野之望所謂兒童走卒皆知識之者而月堂日侍其左右則石之歸焉吾以為非偶然也月堂其敬而拜之勿徒愛而玩之既為作記又依先生原韻為短歌贈之其韻不敢順押而倒步者所以見攀援瀟回之意也

黃岡山待蘇公樂虬龍虎豹供筵席胡風吹折江南木江山雖在面目失山靈寧樂入版籍千載應念長嘯客東海自有小赤壁精華依然映東壁潔質樂就白河白不容塵垢來相通俗手欲觸石曰嚇長向君家甘潛伏欲擬風月

010190524650



寄蘇魄非學泓崢惹米癖每逢孟冬望之夕月底酌酒尚  
來格神格不度矧可射牽招群仙聚君宅君不見石之所  
歸其上自有仙伯涵蓄偉人潤養奇石白河之水是靈液

長古堂記

伊丹之酒醇於天下而坂上氏最醇云蓋釀戶以慮七十  
餘家船載輸江都歲以三十餘萬斛為率凡其運酒以木  
罌缶薦包席裹署號於上而其號爭新鬪奇歲更月革務  
刮人目聳衆觀而坂上氏唯墨畫一縱一橫為如劍鋒菱  
角狀而已自昔未之或改故視其號可以知其釀法之變  
與不變矣江都人呼坂上家釀曰劍菱天下酒價低昂皆

視劍菱為準遂亦呼其家曰劍菱氏劍菱氏之堂曰長古  
其家世通藉於平戶族族之所命以其自父祖善享高壽  
故取之莊子長於上古而不為壽也余謂上古多壽而後  
世否者何哉非亦以醇醪異故也歟醇則質質則不渝不  
渝則久非如醜者之紛紛更變所以壽也人之壽夭然也  
道之壽夭亦然也孟軻氏以醇乎醇居第一流所說仁耳  
義耳俯視揚墨諸子奇怪百出生滅遞變而孟子之道萬  
世依然是道壽也劍菱之於百家釀其猶此乎其家風醇  
質不渝熙熙如上古以世享壽考亦猶此爾余識其今主  
人亦深醇和毅如其酒吾知其不墜家聲也近者來請余



作堂記曰不敢虛侯賜也察其意如榮侯命名而以余記  
爲重嗚呼侯貴矣其國環以玄澗鯨魚出沒可謂壯矣然  
澤之所及封疆有限孰與坂上氏之造如澠者翁張之數  
千里外涵濡沈酣王侯將相下至士庶乎且世有耳者莫  
不知酒有劍菱而某侯守某土係某爵秩或不盡知也而  
况知一腐儒如余者乎其文章波瀾固不能敵劍菱之一  
斗也何敢記其堂而能爲之重哉獨至學道之醇或有可  
比焉迂闊之願願欲得造士如造酒以澤於世同躋壽域  
庶幾萬一而未能焉所以不辭而慨然奮筆也

桐陰茶寮記

吾同鄉小野誠立宅在二橋間街中屋舍偪仄室前闕庭  
厓數弓誠立嗜煎茶就鑿井自汲井甃與屋礎爭尺寸而  
桐生其間漸成拱把數年而十圍至以根代半甃行街上  
者或見其梢夏陰滿庭井水成紺碧覺倍其冽秋葉夏風  
與輶轡相答月痕在水顧而樂之因扁曰桐陰茶寮世所  
謂茶室專潔淨非不凋之樹不肖栽桐雖或栽其大葉黃  
落黏砌意所不甚喜如誠立不然也誠立嘗學點茶儀頗  
究閩奧久而厭之以爲茶將以娛也而點之者其礼苛縟  
室有制樹有式器用有品非習其法則躡非費其貲則絀  
鬪能競富甚至破產非以娛也適以爲累吾其煎之乎瓦



卷之六  
瓷甌苟有卽辨水洌而火活、鱗眼起、魚眼起、投而啜之、可也、踞啜、可也、倚且臥啜、可也、夫我之桐、不栽而遂、茶枝大葉、時疎時密、任其自然、樂其無心、我茶、蓋有類於此、嘗延余同啜、於桐陰下、語之余、記之余、曰、點其末、與煎其葉、為茶一耳、耽則為累、何有彼此、誠立已舍彼、取此、又不以此廢事家務之鞅掌、偷閑尺寸、以游心於物外、其為娛尤深、則縱令為彼、彼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乎、又猶此桐之生、偏側中、能自引、拔、獨出屋上、而不妨屋也、因併書為記、

竹樓記

姬路藩執政河合君、就其室東偏起小樓、材多用竹、曰竹樓、乙酉之秋、余蒙其延請、嘗一登觀、蓋其屋既葺、以竹、自椽、椽攔、又無往非竹、明潔雅素、登者無不肅然也、聞君當國、以儉為政、百弊盡革、居第敝、不敢脩、而侯時來臨、莫以待焉、所以有此樓、而凡其竹材、取之園中所生、不足者、補充、窻櫺之間、往往用敗弓、故箭、曰、是亦竹也、其示儉朴、非好事、可以見大臣之用心矣、而請余記之、余嘗見宋王元之、亦有竹樓、而自記之、蓋因其所管州多竹、用代瓦、以價廉工省、而元之亦倣之、則與君之創、意為之、用心、有在者、異矣、但其取廉省、同耳、且彼之用竹、獨瓦、故其謂宜急



兩庭密雪宜鼓琴圍棋者特謂其外之聲也豈如此樓內  
外皆竹快心悦目歟則所謂瓦之易朽此不必憂也然以  
瓦言之亦有異焉者彼游宦奔走不得久居故望後人嗣  
葺得以不朽如君之世祿又獲其君非元之比雖東西于  
彼莫或寧處而私第與公室並存者奕葉依然則竹樓之  
樂可以永享矣而乃子乃孫嗣首不絕屢朽屢葺園中之  
竹伐而復生剝心腹効力用又猶君之世忠盡也君之竹  
樓寧有墜哉是可以為記

涉成園記

東六條之建也由於慶長之幕議而其別業之給則出乎  
寬永之教旨其莊麗善美可知也相傳昔者源左府融起  
河原院莊今之別墅卽其遺址偃戈以來人烟鎮咽距河  
頗遠引其漕渠為池移豐臣太閤伏水舊構為殿榭外周  
以垣環植枳殼民呼之枳殼殿而其實曰涉成之園取於  
陶淵明之詞也其扁為紀侯所書字甚雄偉而使布衣賴  
襄記之夫侯之書扁似也而襄之作記為不稱矣然以此  
園而名以陶詞既已不稱者則襄亦可以不辭矣但襄  
識枳殼而已未觀其中之所以成趣也於是請一觀園南  
面為正門自西門入至一院院東臨池密樹壓水曰滴翠  
軒水自北來而南而東循水行右顧得一閣門門西一逕



夾植櫻花，曰傍花閣。過閣，復循水，水忽大，滉漾如無際，曰印月池。池有二鳴，右曰臥龍堂，左曰五松塢。架橋達塢，行松樹蟠互中，曰侵雪橋。迂回而上，置茶寮，曰編遠亭。上亭望東岸，多喬木，下有藤架，曰紫藤岸。還復過橋，繞池而東，得樓，曰偶仙樓。樓南堂，宇宏敞。北則深邃，南堂外有梅數株，曰雙梅簷。下樓，復繞池而南，池窮，有亭，架水，曰嗽枕居。東與臥龍堂對，堂挂古鐘，設茶讌於塢。時留客於亭，鳴鐘報茶熟也。乃蟻舟亭，下泛池，繞二鳴而北，抵一橋，有屋覆之，曰回棹廊。舍舟上焉，達北岸，穿楓樹而西，曰丹楓溪。水潺潺注池，亦來自北，與滴翠同出一閘。終再憩軒上，然後

得園之趣矣。蓋始營之也，與石川丈山翁謀而成之者，名亦其所命也。襄初疑此名之不稱，以爲淵明柶託柴桑，其園所謂三逕就荒，松菊屢存於此園也。何翅蹄涔之與巨海哉！雖然，涉而成趣，則一耳。今日所觀五松，不止五也。雙梅不止雙也。而編遠之亭，昔嘗見東山諸峰，所以得名，而今則園中樹木翳鬱而已。蓋自開法十餘世而築之，築而降，又幾乎十世，宜其改觀也。夫源左府尚矣，太閤之事，排山倒海，有如昨日，而今也，漠然土木遺材，盡歸於此。將相之功名，固不如佛刹之綿延也歟。佛刹而傳之親子孫，又豈有如此園哉！故子孫能得祖宗之所營，而享其樂如此。



淵明之園日涉而成趣此園則歲涉而成趣又世涉而成趣也自今之後法脈相承與太平之業同歷劫弗墜其趣之成更如何哉山皆生七寶之樹池皆湧金色蓮華未可知也襄姑記見在之趣以俟後世大手筆有再記之者

### 鴻雪處記

鴻之歸也爪於雪以記其所過其來雪滅而痕不可知也古人以喻人之游歷無跡云雲華師喜游隨處而樂其所寓則扁曰鴻雪處而請記於余余謂師觀世間萬事為夢與幻者宜其視旅寓如鄉里也則鄉里當亦旅寓視之所謂鴻雪何必其游之跡云哉夫達人重內輕外身外之物

一切不以動其心雖玉輝山積眩目駭耳者唯見其空不見其色第宅輪奐猶逆旅也族屬歌吟猶驛鈴馬語也而昧者以為可憑憧憧往來經營攫搏求田問舍為長久計曾未幾時契券模糊與題壁之墨同歸者往往而是是亦鴻之雪乎不特此也世之英雄西討東伐巨掌大力筆畫大地載印信申盟約曰山礪河帶而不渝也而山未礪河未帶而受者身且菹醢予者亦終不能常主宰其山與河欲認其跡兩安在歟彼亦鴻之雪也此亦鴻之雪也故吾身之於世其所經歷無適非鴻非雪也推而言之雖吾身亦鴻也雪也鴻猶有去來之可信而雪每歲之可憑四



大所結如一漚之在大海中誰能相認哉乃自比於鴻雪使鴻有聞將咲之矣由此觀之雲華師之號為未至也且果指何地為鴻雪處乎而使余記之也師之與余其身與跡且不可相認何況於其文毋論為鴻雪之歸也雖然余與師之交不以身以跡而以心心也者不生不滅經萬劫而自若者矣至夫寄錫孤店軍持汲泉一燈之耿然與靈臺丹府相照現七寶莊嚴樓閣則非鴻雪也是鴻雪處也余可以記已

鏡背輿圖記

北野菅神廟龜前大鏡相傳加藤肥州所獻蓋在慶長庚子之後未詳其年月鏡背鑄輿圖好事者懇之廟祝搨以為珍玩六十六國國署其名旁及諸嶋畧備以波紋周之而四角有桐花章其下各以桔梗三花為品字者承之隱起代鏡鼻故所搨帝微破焉拮梗其家號桐號豐家所賜也源金吾孟仲得一本示我而言曰子謂肥州何如人也當時英雄人有爭心肥州莫乃亦然乎否則鏡背豈無他圖可畫而搨此大物以已徽號四維之何哉安諸神廟以當禱詛其志不可測也余曰不然假使肥州有異志庚子之亂何所不為物情既定乃規非望禱祠而求之是庸人所不為曾謂肥州聰明英雄而為之乎而菅神忠臣之靈



而受之也。孟仲曰：或云肥州忠於豐氏，桐花為豐氏號，是  
祈其主恢復舊物也。是亦不然。豐家之不可再興，亦不待  
智者而知之。愛而禍之，肥州必不為也。肥州佐豐臣氏，耀  
武海外，既而天下有所歸，則去逆就順，佐其撥亂之功，其  
於功名可謂成矣。銘之金石，寘於神廟，謀不朽焉耳。豈有  
他哉？吾想當日工成檢視，必指其壹與對曰：彼我少時所  
艦而渡也。指其豐與筑曰：彼吾中年所騎而橫行也。既而  
自鑑於其面曰：吾老矣，蓋如此而已。孟仲笑曰：子猶新見  
肥州也。遂屬我為之記，因書其所問答於圖下，返之。

山陽遺稿卷之六

山陽遺稿卷之七

賴襄 子成著

記

耶馬溪圖卷記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大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畫人  
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覩豐耶馬溪，乃知造物奇怪。  
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彥山於  
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隅，還寓豐後隈邑。臘月  
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  
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為道人



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過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峯夾水，攢竦如春笋，矗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搓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枹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峯，不知其

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燭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豬，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人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滄膏凝碧，峰影為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蓋開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含公，余故人，疾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含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含公南行，行田塍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含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塍，至羅漢寺，寺據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



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  
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目  
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為二壘通道過者慣看况公等  
生長此土宜不慙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  
諦觀之含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  
色忽覺迴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泝前數曲者一曲奇於  
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  
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  
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含公傾瓢一醉  
宿山寺明雨借輜西還山峰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為

一山者分成數峯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  
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  
吾酒盡預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  
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  
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  
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為  
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  
或不誣也已卯之臘祛橐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  
接屬之為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  
笨拙不足狀其髣髴况画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



者、踞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為海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為舍公取去、備後故友橋元吉亦好山水、請為寫一本、諾而不果、今茲已丑、護母至尾路、留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情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也。

笑社記

余嘗與二三友人、飲酒而樂、喟然而笑、又旬餘、相謂曰、前日之咲、可復尋乎、遂以笑相命、會曰笑會、社曰笑社、或聞而笑曰、社之有名、必有義也、以咲名社、不亦太淺易耶、余

笑而荅曰、子所以為易、吾所以為難也、唐人詩曰、人生難遇開口笑、又曰、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夫使笑而易事也、則何謂之難遇、而屈指數之於三旬間哉、蓋會心之友、難獲、適意之事、難有、二者合矣、可以一笑矣、而不會於其時、笑終不可成矣、咲其不難哉、雷曰、天笑、颺曰、海笑、以天與海之冥漠、猶有時而咲矣、春山如咲、是山亦有時而咲矣、人其可無咲也、人亦有不幸欲笑、不得者、衛君以一嘔一笑為大、故是終其身而笑幾回焉、奚啻一月哉、故位愈高、則笑愈難、吾儕小人、猶幸未難於笑也、故以我之得笑、笑彼之不得笑、猶之斥鷃笑大鵬、邪、各安其分、



各樂其樂而咲其可笑是我黨之笑也苟不可笑而笑脅  
肩諂笑病於夏畦將以求分外之樂不為鬼神所咲者幾  
希則謂之辱我笑矣我社之相盟於笑其義如此子乃易  
而咲之吾笑子之咲吾笑也或笑而去終書其語示社中  
之士且誠而約之曰我黨之笑不可不自重也夫陶陸處  
士也惠遠山僧也一回之咲其聲乃聞數千載不啻廬瀑  
之喧壑是無他獲可笑之友而有可笑之事焉爾陳圖南  
聞陳橋之變則大咲墜驢是圖南會可笑之時也我二三  
友人同生於驢虞之世唯咲之謀誰知得此笑之難哉然  
則相逢相遇莞然銜杯酒不必醇肴不必肥絲竹管絃不  
必資咲也夫巧笑之倩歌以侑觴人誰不樂而或以一咲  
傾家國非資我黨之笑者也如我黨則所謂巡簷索梅花  
笑可耳而一回之笑宜必有詩以紀其咲勿使梅花笑我  
寂寥也皆笑曰諾是為笑社記

象墜記

彫山生妙於彫刻所造象墜彫盧生夢圖方一寸強而為  
樓閣十有五為人八百八十為馬若象十二為禽鳥未審  
其幾隻驟視之如蟻集腐葉諦視則種種可辨云請余作  
記余不以為信且方校舊著外史未暇也乃今觀之盧生  
在榻美睡眉鬚宛然枕邊忽現儀衛人馬前騎後從蓋懂



續紛中擁彩輿導以樂至大門門外百吏拜迎門後有殿  
殿後重樓疊閣最後一巨殿設幄坐生衆擎珍玩侍焉殿  
左設筵一伶方舞蘭陵王奮袖頓足又有笛者笙者篳篥  
者鉦者羯鼓者而觀舞者五十餘人閣右有堂群姬導客  
上堂入房攀梯登樓几案瓶爐整然有展書畫者聚首評  
者揮毫者捧硯立者樓又一層露臺匝之置渾儀風竿類  
其前雲梯如虹蜿蜒而上到最高樓生凭椅美人立侍裙  
帶縹緲樓下兩筵一為詩筵隱几檢書憑欄捋鬚者一則  
裙釵醉舞吹簫拍板者下以一大樓受之醉客雜沓杯盤  
狼藉鬪飲拇戰行酒執炙者各盡狀態而大樓下即嚮舞

筵也其結構有條理如此而柎櫺欄楯各應繩墨楹必方  
瓦必圓瓦或雕龜若龍介鱗眼爪皆備瓦際時有數雀相  
顧啁噴其乳者離巢而飛余眼不能睹以變隸就明曉之  
又聽生之指說纔得辨之喜信矣有客同觀笑曰技雖妙  
哉得非無用乎何必就方寸物備此群品枉費精神而先  
生又作之記為余曰不然是形山借此曉世也世之人溺  
於富貴功名以此為大焉爾五十年將相意氣籠蓋天下  
不過一夢籍使非夢自至人視之直蟻營耳余修外史倣  
彼國策史漢歷敘錄倉以來興廢其事可謂大且夥矣嘗  
按地毯圖亞細亞一洲不能掌大至於我邦以指指之蔽



而不見比此象墜更小矣而數十英雄豪傑流血如河積骨如山以爭此指大物至其得志城闕連雲宮宇障日姬妾驅從千乘萬騎亦不過就指大中為之而後世津津談之屑屑敘之其為無用一也而余修史二十餘年累三十萬言而不能悉舉彤山以方寸悉之數閱月輒畢工其敏如此不可以不記而傳之也遂記彤山丹後人姓小嶋名旭天資善彫造此時年甫二十其人真率好談笑卒逢者不意其巧思縝密能然云

### 九霞樓記

豫與藝防隔海相對南北數百里余藝人也記在鄉日每

出遊南望見如黛色者橫亘天際蓋皆豫山輒思一往探其勝而不果已而西遊過防及長至豐左顧豫山其青未了也豐比豫其遠倍蓰余足及豐而不至豫豈山水於人固自有緣邪今茲豫人松田渙卿以其所居九霞樓圖來示請記余欣然展圖按之樓蓋在州三津灣屬松山藩為大港樓據其南舟船輻湊魚市雜沓而樓南海岸皆松樹鹽田村寺隱見其間喚之可應愈南得城墟墟以西山勢出海百餘里曰佐田碕樓北大埠與磯背對乃為港口磯之北曰高濱洋蓋東西舟路帆影出沒洋北隴嶼最近者曰赤崎曰由良稍遠而高者曰興居興居以西諸隴屏列



葱翠在眼、以與佐田碕相抱、以供樓之望、而其間水波渺然、其淡碧點綴、如斷如續、如在如亡、則藝防諸嶺、而尤遙者、豐之湯岳也、余於是歎而自語曰、此喚之可應、葱翠在眼、非吾往、隔海望之、如黛者哉、而其斷續在亡者、乃吾鄉土、與吾足跡所及、非邪、對圖恍然、亦足以慰宿昔、烏得不應請記之、余雖未審九霞所以得名、而九醞流霞、古以目美酒、則意樓上常有此物、而樓下魚市、萬鱗潑刺、樓主人日擊鮮浮白、以恣海山之觀、可知也、余他日理棹省鄉、或得風水之便、由高濱洋、直到樓下、共其一醉、倚檻指點遠近、以實此圖所見、乃可以真逞吾志焉、而其所記、將有詳

於此者也、渙卿其竅之

無邊風月樓記

桑名老侯樂翁為東六條氏、親書顏其燕居之樓曰無邊風月云、而囑襄記之、襄嘗受知於侯、欲問其所以名而侯已逝矣、乃私以襄意推之作記曰、夫蓬蓬然起、橫過萬里、無物不靡者、風也、離離然出、經天而行、化萬象之塵濁、而使之清者、月也、月之所照、風之所被、誰知其際涯哉、故曰無邊、天下之物、莫不有邊、山有邊也、水有邊也、草木國土有邊也、唯天為無邊、天象之無形而成形者、莫風若焉、其無色而成色者、莫月若焉、故曰無邊風月、雖然、風自風也、



月自月也、不必關於此樓、而此樓不能獨有之也、又何得獨取為名耶、非唯此樓不能有之也、天下誰能有之、今有人焉、仰而指月曰、是吾之月也、指風曰、是吾之風也、有不啻其妄者哉、無他、以其無邊也、公侯之國、擁山跨河、可謂大矣、而所封、各有其邊、不能領無邊之風月也、帝皇王霸、則更大矣、盡四海之內、究舟車之所通、而其所御、亦不能無邊、不能管無邊之風月也、夫然、彼風與月、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也、苟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則是無主之物耳、雖布衣匹夫、如襄者、得取而玩、以自號稱焉、而況於此樓乎、主此樓者、無帝霸之權、無公侯之封、而天下萬眾之心、

喁喁然常嚮之、取法於蔥嶺之西、而變化之扶桑之東、教化所被、無有際涯、其無形而成形、無色而成色者、猶夫風與月也、夫有雨露矣、雖無風、可也、有日星矣、雖無月、可也、而舍月與風、天地功用、恐或不全、斯教之於帝霸公侯之治、如無益焉者、而或助之冥冥之內、亦猶是歟、空其以此名之、烏知樂翁之意、不在於是哉、夫以天下萬眾之所嚮、何欲而不成、夫佛殿之宏壯鉅麗、四方所瞻仰、如彼、可以見焉、而其所燕居、則結構狹小、墜容二十席、而畫為四室、開其東南、而西北穿牖而已、而風之簸蕩、四郊草木、偃仰調刁、與夫月出三十六峰之上、百萬瓦屋、悉成銀色、皆可



坐而暇之故不用大也

簡齋記

彥根藩執政小野田舜卿告暇浴但溫泉過京就於我有  
所諮詢臨別請名其讀書之齋余答以簡或曰藩以勳舊  
之最三十五萬之提封而處京畿之衝要其事務之繁可  
知也執之政者寧得曰簡而已乎余曰唯然故曰簡非簡  
莫以治繁也以繁治繁胥溺於繁而已譬若人家一奴一  
婢而居于野者自理其井臼展其粟與薪憧憧然可矣至  
役百指以上為之主者不可屢坐起必有宰焉宰又持其  
大綱分事群僕使雜焉奔走苛之督察吾見其家事之一

日而十壅滯也故曰簡簡者衆善之所出也仰而陳者簡  
則易入俯而令者簡則易從賞簡則德不忤罰簡則威不  
嫌不寧唯是吏簡則勤兵簡則精用度簡則物力贏賦稅  
簡則地利集簿領簡則姦蠹易防一不簡則百弊雜出故  
善從政者以已之簡治物之不簡治之之久漸釐其不簡  
而致之於簡而其不善者反之余儒生也非更家國之事  
者然以吾所業推之六經之文可謂簡矣有注之者有注  
於注者有以為未可而別為之說者紛焉擾焉費讀者之  
心目而經之旨日昧必芟剔之拔其正文平其心觀之然  
後古立言之意出夫創業者之立法猶聖人之立言也易



而深約而廣較如畫一不可無此也如此而可也及至叔世祖為大簡日附益之以求具備事可併也而分之物可單也而復之有不必襲之典例有不必備之儀衛一事不理輒置一官一利可興輒開一局如拇駢如疣贅如蠅毛聚而政受其弊焉國由焉貧兵由焉弱皆不簡之患也抑勢也不可驟釐之也雖然苟反其立法之始而淡求其意覈其變遷與增加較其利病之所底參之古今所以興衰治亂融而會之定之於心以此治之如利共鴈以臨亂絲已藩之先君當草昧雲擾之際出一言以斷大策其嗣君又出一言以決難決之議彼發言盈庭甲是乙非皆不素

定者能以簡治之兩公之所以自經紀其國者蓋亦如此舜鄉之在此齋其無事之時也伏讀舊章靜思淡念有以定其簡之在己者則何繁之不可治也臨事而求其簡自簡其簡耳非能簡也舜鄉欲書其言置于齋壁余喜其好善有容不辭而書但恐吾言之猶不簡也

鎮海園記

長門侯新築別莊曰鎮海之園在江戶東郊瀕海處蓋東海灣入八州之腹信毛諸水萃而注焉而江戶正踞其口其東南面填蘆葦沮洳之地以布邸第街衢升平日久人煙填咽海水以上屋瓦連天不餘尺地是以苟欲新置園



莊恣眺覽者非更填海波則不可矣故於此地請得鹹鹵數百畝以為暇時游豫之所已而又請就其傍稍填海水為平地者都二十四萬步鑿池其內以瀾鹹水施閘蓄泄輦其土以為山亭臺堂宇以至調馬之埒學射之圃皆備有三十六景經始于文政甲申之秋越乙酉春二月成時侯方告老不歸其藩而居于此地係葛飾郡郡古屬武藏後屬下總在刀根墨陀二川間二川所謂萃而注海者而刀根為本中川關在焉墨陀為支兩國水代諸橋架焉此園東距關三里西距水代橋倍之其與正邸雖甚隔絕舟船往來半日可達園隔海斜與品川對品川迤西百萬屋

宇如蜃樓湧起而富岳及信武諸山出沒其上顧望總房之岸巒灣于東七道船帆望都而來者皆在指點之下侯既坐領此勝逢美日良夜輒又自開口呼舟而出與其摯御俱下網捕魚至天寒則不復出園中而弋獲鳧雁鴻鵠所以樂老於此也於是遠寄圖徵記於襄襄嘗東游矣想其形勝欲以應命特以為鎮海之名類官屯衛之號非所以名娛樂之地請改而後記之而未得可更也已而曰仍舊可矣夫侯之國已藩屏我邦之乾維當朝鮮元良哈諸蕃之衝是鎮海之著者也東邸在郭內又創此莊于郭規模宏壯據河海之口扼關梁之閒豈獨游娛云乎亦足



以為國家鎮此海爾夫以疾之既告老宜淡簪細纒之居  
婉婉之左右而輟脩之衣食而已顧鋤治此郊取之區親  
馳驅漁獵之事幾有陶公運甕習勞之意可不謂老益壯  
耶蓋不如此不可以鎮海也

萬象園記

我 甄藩三卿獨上卿為公族祿足并其中下 藩之自  
紀移封藝也特 命守柝原城鎮撫東面 本府之邸在  
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 其第三世玉翁君  
在明曆中始 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  
宇重疊比木築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玉

於寬政 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 令嗣為 今  
主君思 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  
傳後會 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 府城與柝原並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 本府  
地較曠達有兩水東西夾城入海東者 公園据焉西者  
又分為兩派而 君別業在其間最南處距海近所望甚  
豁引川水為池曰降鶴而構堂其北曰南薰以其面南也  
下堂趨池者曰衆妙門而自東入者曰尋芳環池而南曰  
梅花坪曰櫻花塢曰秋錦坡曰快雪墩以各占其勝池中  
有洲曰小瀛又一洲栽松曰翠雲阜其可憩者曰一新亭



曰眺濤樹、曰臨漪榻、曰安懷廬、曰知艱舍、又有學射之圃、調馬之埒、池之東、曰夕麗巒、東南最高、可望遠者、曰極目岡、登岡而望、海水滉漾、草津巖鳴之山、截嶺於西、迤東能水仁保諸嶋、含煙帶雲、以與匝郭人家、入港買帆、出沒朝曦夕影之下、變態萬狀、又如呈勝此園者、因合而名之、曰萬象之園、皆□君與襄輩商議定之云、及其未定、往復至再至三、恐或犯公園之名也、足以見其平素之謹慎已、襄謂此景象者、君臣之所共也、雖不同名、而實則同、昔者□君之祖宗從□、  
清光公於庚子之役、先登岐阜之別堡、城陷、實由此、又從

自得公於揜井之戰、亦為軍鋒、以効力、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國論大議、造膝贊決者、蓋又有雖落人所不知焉、□淺野氏之享此山河、領此景象、豈非君臣相扶之力耶、不然前之享且領焉者、宜有而不失矣、而今何如哉、凡大臣之於國、嘗共其艱難、故分其祿利、既分其祿、則必同其憂、然後可以相與保其山河於常久、今古皆然、況在同族者乎、□君游此園、觀此景象、輒念及此、得不惕然歟、以□君家之甲、我藩而謹慎如此、加之以惕勵、以副□一藩之望、至如襄輩、雖汗湧於外、心常在□父母之邦者、亦將有倚安焉、因謹併書、以為之記



遊騁樓記

卷之七

攝富田有勝田氏築莊名曰遊騁而請記於余余以其名為不雅馴久而不下筆也今茲上巳偶觀蘭亭帖至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撫卷而咲曰莊之名蓋取於此也因憶莊主之說其勝概曰樓北負山東南平郊極月所望山嶺自菟道鷲峰迤邐而南為生駒為葛城金剛如三笠倉地如高野金峰亦依約可指而其中則大漠洋洋乎兩都之人舟船往來常在几席其岐流者柳河至玉川之棠白膠木之楓亦以時吐芳呈彩於其間樓前又穿池種藕與蘋放魚觀焉置酒煎茗日呼客焉以樂太平其言如此嗚呼

余每讀右軍此文以為遊目騁懷當在郊原之闊山河之雄者如彼山陰雖有崇山峻嶺蓋地勢迫蹙非觀峰巒之全體孰與此莊之盡挹三州群山之翠彼可玩者茂林脩竹與激湍映帶左右而已孰與此莊之瞰大漠於畿郊備春秋卉木之觀蓋彼處偏安之江東舉目有山河之異塵得此等之境強暢其情耳我二百年海宇熙洽之時天當朗於彼氣當清於彼而占中原之中舟車四達之衢所謂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者不在彼而在此此可謂之遊目騁懷已莊之所以名稱矣吾可以記矣遂記

石香齋記

卷之七

文

十五



石香齋者木朕君子簡讀書處也君家傳奇石沈香所化其祖大心君得之韓人云木朕氏世爲彥根藩正卿木楠氏楠廷尉有曾孫從南朝王子居勢至六世孫遠玄君仕參河命領甲斐舊部以隸藩祖累功至享封本藩託孤寄命功在天下其嗣爲大心君從大阪役力戰至銃丸鑿股不出今猶傳其戰襖有銃痕血跡者及它刀槊而香石伍焉蓋以藩當畿甸脇要韓人來聘必過因得接伴結交知事洪東許交最篤見其雅好書画弄筆墨遙贈以此其勇整以暇又與世俗異嗜可以知也爾來九世慎守以至於君寶愛甚至遂特築小室奉之而讀書其傍請余記之余

得觀其石長咫高半之木之筋骨獨存者自成峰壑皴裂堅剛如鐵重不可輒舉而香氣馥烈觸手不散嗟夫人之忠孝傳芳百世者出於天性沈淪百轉爲物所盪擊齧蝕愈激愈堅身可化而心弗可變不猶此石也哉夫延元正平之天定於慶長元和今之王侯將相多昔忠義之遺種也君之祖亦然其所仕亦然其所仕之所仕亦然然而其義勇勲績又足以光前垂後焉則此石之歸君家感其類而然不可以其出海外外視之君家所傳鎧袍劍槊祖先之身擲手揮者耳而此石則其心膽也何哉曰堅剛曰芳烈反之則脂韋也邪穢也辱祖累孫遺臭不滅凡若然者



卷之七  
歷載於君之所讀者矣、君讀之於石之傍、而斷以乃祖之心、吾復何言哉、是為石香齋記、

山陽遺稿卷之七畢

山陽遺稿卷之八

賴襄子成著

序

送大原雲卿東行序

方今邊徼其互市、在正西面、而防備地方別在、曰西南、曰西北、曰東北、而東北稱最要、重云、蓋鄰西南者、如黑子耳、鄰西北者、地雖大、其人窳弱、不足畏、獨接東北者、大倍、從西南者、強什、陌西北者、其北、又有強倍、從此、大不翅什、陌此者、而此蔽焉、所以為要重也、今茲、吾所識大原雲卿、應東北之幕辟、往為其實僚、雲卿、奧人、而居於京、貌瑰奇、



多技能而其中有幹畧頗稱知兵曉虜情幕中有薦其可  
備諮謀者雲卿慨然有酬知展効之志不辭而往寄書告  
我我壯其行為文送之曰雲卿行矣備邊重事書生何知  
雖然吾聞之也彼接我壤者窟海滋而居漫眉于思唯弧  
矢之技是知繳于山擲于海以食緩之則縻急之則跳如  
是而已喜事者乃欲吏於其人而稅乎其窟苟有信焉天  
下自此多事矣彼窟也不可穀也不可帛也稅而獲之膺  
肥之齊乎蠟虎羆之皮乎曰采其金也苟穀與帛之富實  
何以金為吾恐其所得不償所失也雲卿通彼之情者不  
惑於此固也抑亦仍其舊因其俗作術於漸以懷柔之乎

彼將負其弧矢匍匐而來恩威所結如膠漆然乃可以懾  
壓彼強倍從此廣不翅什陌此者矣行矣雲卿若我延曆  
天喜之事其時勢與今異則吾不復陳之雲卿雲卿亦讀  
彼先秦與漢之際記之乎彼燕趙與胡接也而未必患胡  
及嬴劉合天下自與接壤則鯁鯁然每有北顧之憂而如  
騫也相如也又無故生事其禍募矣今也三邊各有所委  
不以憂國也憂在於受其委者况其最要重者乎雲卿當  
思分任其憂勿更加之憂可也

送珉山禪師赴鑊倉序

鑊倉五禪寺皆建於北條氏時而淨智之建最後最後建



而最先毀蓋其開祖大休之渡海正當貞時執權之日得其值遇以劫此寺草創未幾而有元弘之事鏃倉兵燹同歸灰燼所以最後建而最先毀也其後足利氏與上杉氏伊勢氏迭宰關東每不能復焉名為五山實闕其一以至今日建橐以還百廢皆興興廢繼絕之政不遺方外於是乎列刹均訃願補其闕而淡海珉山禪師實董其事云吾來平安也遇禪師於長樂精舍見其神定恬淡而能應物心偉之也今之往又見徵言夫舉五百年中英雄豪傑之所不能復者而屬之一比丘手其事成否豈可豫知雖然吾知其必成也吾嘗讀武門之史見五山之事以為此條

之為此不翹崇其教也當其時蒙古氏方覬覦我而數不得志顧以為以口舌化異域莫禪教若也故選老其道者密授意遣來而北條氏君臣多智佯為不知彼意而特受其教陽尊其身而實圍之一寺諸禪師亦佯不知我意而特授其教是以竟不為元用而為我用矣大凡佛教之為我用多矣中古以來上下墓田皆屬僧寺而近世又以身毒之徒監耶蘇之類海內編氓無不隸其籍是以圓頂方袍乃彼司籍之官也香火誦咒乃彼戶部之局也方今東北戶口日滋月息版圖之廣什陌五百年之古則所謂圓頂而司籍香火而管戶者寧可加而不可損况古有而今



闕者乎、又焉知不有以我而化異域、猶元氏之於我者哉、  
古者以彼人爲我用、今也以我人爲我用、彼則諸猜疑之  
際而我復諸不諱之世、吾是以知其必成也、禪師勉旃、吾  
有愧於禪師焉、世之稱儒者、未嘗不擯斥釋氏矣、而不能  
復古之一郡庠也、豈尋章摘句之業、不及釋氏之有用於  
民乎、抑吾黨之無偉人足成事、如珉山禪師者也、吾於禪  
師乎愧之、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余嘗脩私史、至近古群雄之事、每怪薩兵悍勇、九國避鋒、  
而一遇太閤、爭先逃降、不能支旬月、及太閤伐相、出兵倍

西征、而半歲纔克之、夫薩主師勇智、非北條氏兄弟所  
其將士材武、亦不必減相人、而取之難、易相反如此、豈薩  
地勢不及關左之險邪、戊寅歲、西遊長崎、終自肥赴薩、遇  
阪路峻絕、髣髴函嶺者、三踰而南、始得平地、回視見青翠  
重疊、上接雲霄、而南扼大海、海濤洶湧、因歎曰、非無險也、  
有險如此、棄之不守、乃使猴奴平行、如入無人地、何哉、因  
益怪焉、已而涉覽其國風氣習俗、雖屠販勇決過人、猝然  
爭鬪、動輒至殺人、自殺、視死如戲、然而平時趨利避害、不  
顧親戚、故雖銳於進、而有時不恥於退、余於是乎知天正  
之敗、亦由此故、莫足怪也、歸京師、踰年、乃得大河原世則



世則薩人而負笈東上、游我門、余一見驚其不似薩人、周旋一歲、久愈可親、不獨其才識過衆、文辭足觀、而其言可信、其行不苟、沈實壯毅、重恥履義、確然有不可奪之風、乃知大國未可測、余曩特見其小民所習、以為舉國如彼、過矣、夫世則一介士耳、獨尚如此、況上於此者乎、今薩蓋非故薩也、然風俗特化於上、而未全及下、是學士大夫之所當憂也、夫以薩人之勇而又教之知方、則其親上死長之俗、豈他邦所及哉、如世則之賢、自今益力學成器、必不久於下者、異日或思余言、未必無裨益也、故於其歸、書以為贈、世則勉旃、歸過三阪、至吾發、慨歎處、其亦停馬諦觀之、

送小田廷錫序

長門獨嘯翁以豪傑之資、隱於醫、予聞其名、而恨不及見也、今茲得見其從子廷錫、廷錫業儒、學於江戶而歸、訪予平安寓居、問予以文章之法、出其囊中之稿、才藻蔚然、邁越等倫、夫以廷錫之才、與大都郡俊周旋、又何以予言為也、無以則有一焉、今之文、不患其不麗、患其不明、不患其不富、患其不鬯、不明不鬯、所以弱也、故文貴先立意、意立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辭達則采色光、皆由是出焉、譬諸醫方、古文如古方、近文如近方、近方求其備、古方務其達、達者何也、有以桂為主者、有以葭為主者、有以木苓為主



者他藥之從之者佐其主之力而已近方不然一劑之內有桂有茯苓往往不下十餘味求其備也而支離散漫藥力不健近文之富麗而乏氣勢者母乃類此乎廷錫歸藥籠之中物既充矣吾欲其用之約以達也行矣廷錫歸闕其叔父之方必不以吾言為非矣

送山根子慎序

子慎將歸長門訣我而請言余曰子長門人也蓋亦聞洞春公之事矣公嘗問左右曰吾於古之君誰比有儒士對曰殷湯周武比公笑曰吾乃今知吾之不若湯武也湯武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其人慚縮而退噫儒之不用於國久

業下  
如者字  
後之加  
世字

矣不用儒乎儒之不可用也夫彼創業自我作古非如後之闕於格也使儒之際焉者苟有才與識可以參其猷則將拔而用之何必曰桂曰浦云乎哉而令嘲而舍之則誰咎歟籍使第無可用何至以所識於方冊為貢諛之資是庸主之所唾也而况於英雄之主乎不知其主之英雄而以此迂腐進乎盲也舍殷若周茂或稱說乎輩也後之為儒者可不惑哉子慎世以儒仕世以儒仕者在今日勢已定矣途已限矣申估俾而已雖然擴才與識不盲不瞽自成其可用誰能禁之吾可用而不吾用吾可以莫愧矣吾所誦習為何事乎抱焉而進不甯枉尺寸衆頌而我規衆



唯而我謬使君若相望而憚之緩急將有賴焉是亦有用於國也孟子曰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又曰自侮而人侮之子慎其思之余亦嘗以儒仕者與子慎鄰其國矣以其病而無用退而隱於此而欲如子慎者不自侮而有為也聊相為言之

送齋藤生從父東遊序

浪莖齋藤履侯家業醫而受書學文於我聞吾談和漢史冊戰爭攻守成敗輒傾聽忘倦今茲從其翁將東行謀於余曰學未成而遊恐徒費日月耳如之何余曰行矣不獨扶老承歡不行也觀其山川亦無非學矣然漫然而行識

湖漢而作  
而發  
而方  
山字

某山某水而已則與僮奴從者奚擇夫觀山川猶讀書也當識其大者又猶作文也當一以貫之於是攜之出飲別於叡山鴨水之間指其水曰是源於城丹之界而南會于漢抵浪華入海子所知也指其山曰是發於江若而西劃山陽山陰子或未之知也故不唯水有脈也山亦有脈也江若之脈發於濃越甲信是其腦髓已子奉親湖漢而東南過鈴鹿是脈之一脈南行者東抵函關亦然水則度宮津度天龍度大井而至江門皆源于脈中者江門與宮津距脈稍遠地闊而汙諸水滙焉者猶漢之於浪華也故如東海五十三驛皆緣於脈而東耳故外鈴鹿函關槩為夷



大者  
下一  
有所  
謂朕  
也四  
字

作談

庚子過焉左顧輒見其隆然隱起截雲戴雪富山御岳其  
最大者而還而道歧蘇其險乃非東海比無他徑所謂朕  
中也如是而觀可以識其大而一貫之既歸再聽吾談其  
可樂必多於它日矣聞子之翁善西洋醫說於人身之脈  
絡筋節講之熟矣余之說山川亦猶此爾抑山川之有戰  
爭也猶人身之有疾病也余與子皆生於疾夷身安之時  
得以徐按其筋脈以資講論之樂可不知其所由哉子過  
歧蘇西出至騰吹之山是為叡山鈴鹿所由分派也其下  
有曰關原者子其最留心觀焉吾將為子詳說之

三國志演義序

大耳兒紫髯奴與阿瞞皆不世出之雄而茲世而出今爭  
神州猛將各如雲謀臣各如雨事機智巧三面錯途是字  
宙極奇之運也陳壽今寫參照如組織然使人心目迷離  
一變史漢之局亦紀載中之奇者而小說家又敷衍其義  
加之怪幻俶詭益奇之奇者矣諸史皆有演義獨此最盛  
行與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竝稱四大奇書三書憑虛駕  
空此則因實結撰而齊膾炙人口斯亦奇矣抑三國蜀義  
最正而命最蹇三傑相繼跌仆而孔明吞志而終是自千  
古恨事讀史者至此悶極廢卷而演義別構奇說如人人  
所欲出使悶者眼明眉舒則可謂奇之極而歸於正焉假



使此間太平記書南朝事亦有若說則吾知其更快人心也。是小說之有益世道者。非如水滸鼓亂金瓶勸淫之比。必問其某真某假。則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坊間有譯焉。如繡像。以便童蒙者。而闕其後半。孔明事迹不備。猶太平記而不盡載。摘公事。豈非大缺陷。近有謀續成者。而來乞序於余。門人以其俗陋難之。曰。清士大夫有謬引此中一事為典。猶招人嗤譏。况為之序也。余聞而哂曰。許之。今人動舉其迂僻經義。陳熟詩文。無痛痒於世者。梓而行之。纔揭一紙。人輒思睡。視之此書。孰俗陋孰雅正。孰臭腐孰神奇。吾寧舍彼取此。

### 古詩韻範序

淮陰侯謂漢高唯能用十萬已則多。多益難。夫多益難。不過有法以管轄之耳。詩法與兵法何異。近體短章。譬如組練三千。隊伍分明。至古詩長篇。則八門五花。陳閨客陳也。其法甚難觀。以其難觀而謂之無法。是正享諸家之易作古詩也。以其難觀而不敢作。是今才子之畫於近體也。今才子才概偏裨耳。其不能用大固宜。正享諸家力大氣豪。動累千言。然細觀之。如九節度之兵。潰於鄰。不可收拾也。夫用小兵固不可無法。用大兵最不可無法。故古人之作長古也。韻以節之。節以運之。今數整肅首尾相救而變



化出焉人徒觀其變化不知其生於法也昔人論兵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然不有常法則運用何所施正享諸家之作古詩是語妙用於無法之前爾烏乎可乎近代聲詩之盛幾乎抗衡西土而較其勝負則於此終輸一籌余常慨之而未嘗有以救之也我友武元景文因西客朱生之言遂大研究群籍上自周漢下至宋明字推向驗恍然有悟卒纂斯書以警作者作者奉其指揮熟其法律則所謂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紛紛紜紜國亂而不可亂者將於此乎在國朝乃今而後有古詩也嗚呼古詩之敗久矣景文以詞壇老将起而救之使人人自知檢束此書之行也其必有如李光弼代將號令始施而士卒營壘旗幟精明一變者吾將刮目待之

刻陶說序

周世宗時有請窳器樣者世宗批曰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是真英雄語也余因此思之凡百之工宜直以造化為師青天雲破何處不可觀何必規規然摹撫異邦人為哉雖然欲摸天雲不可徒手得是法之所以不容不講也古者銅玉髹漆皆有方說唯陶法散見諸書未有專籍清朱琰陶說因羅臚列為至明備我木米翁梓而行之其益世用弘矣翁嗜古士非陶工也少小喜賞鑒古



器時或摹造之嘗嘆曰吾欲彫玉玉不可多得欲造銅器不及目其生古色也乃遂有志於埴埴之工以為嚴甃忌甃邈矣當足利氏時有若瀨戶四郎擬建窯而不能全者也及豐臣氏時有若伊勢五郎學饒之青花而厯成者也輒近則有若仁清有若乾山皆規撫西洋而仁清色曇少光澤乾山徒得其坯體大抵前輩速於成名不復刻意釉法故其說不傳後人無從按之也於是苦心焦思凡古今書籍一字有與於陶者錄而驗之最後得此於龍威祕書中祕書卷帙重大當初舶來無多翁特為欲觀此書購獲全函稠載而歸囊橐為空自此枕籍鑽研妻孥竊罵不顧

也然翁之陶不專一體殆奄有前人每摸一古瓷輒逼其真雖老骨董不能辨以此擅名一時蓋資於此書為多今出其糟粕以利澤世人可以知其存心而校訂之精出於實驗非他人可比也翁請余序之余於此事購焉且受而涉閱之謂讀此書宜自說古說器始然後及說今說今首條盛稱康熙以來饒窯之良是在彼中人不得不云爾余意清以胡羯王中原陶之精雅必不能及宋明彼紫定汝哥皆係中土而今無聞焉獨有饒州僅存古樣於東南一隅是亦其一驗已則世宗所謂青天者亦為腥羶之氣所熏蒸縱令學古釉法終不能得其真色也我日出處光華



清明况會此熙昭之時、琰之所稱人心優裕、民力緩閑、地產物萃、應運而起者、將不在彼而在此、余已於木米乎見之、故言此以勉讀者、使自奮其志、不徒恃其法也、嗚呼、是不唯陶為然也、

土佐日記新解序

承平中紀土佐守任滿歸京、以文紀行傳至于今、多箋釋者、今文政己丑、香川長門介新作之解、而安藝民賴襄序之曰、嗚呼、此當時平常言語耳、方土佐守之紀之、豈料後世有作之注解者、而吾與長門介皆生八百年後、何知其解之果能得其意與否也、雖然、所紀者人事也、寧不可推

知按史土佐守以善歌稱、其為人不可概見、然當是時、南海盜賊方起、而得任此國、在任五六年矣、則其間勦賊護民功績、豈少觀記所叙、吏屬依戀之狀、可以知之矣、而歸裝中無物、可以答其意焉、則其清廉不營私、又可知矣、數言賊之欲相報、無佗嘗被勦討、故待解官權、而報復之也、道途艱虞如此、而纔到京郊、停山崎累日者、舊宅荒廢、自經理之、乃能得歸、亦可見廉者之効矣、而其後官終於木工頭、位厘得進一階、蓋政在私家、俗貴門地、彼以儒流孤立坎軻、其抑鬱為何如哉、而玩其文詞、優游恬易、出以諧謔、託之婦人作、自晦其功勞、而世故人情、每躍然於短詞



之間吾是以知其人物才量不特善歌也抑唯其人如此故其歌如此世之歌人人自人歌自歌歌與人事視為兩途士佐守不然也故此記以常語紀常事往往舉婢女童子柁師棹郎笑口諷謠長短不齊而音節之諧自然成歌者豈非以警世之士大夫以歌為歌刻意飾詞失其本旨也耶其嘗撰古今集猶束於官命不免有礙故於家乘暢敘之而集序所論歌本性情詞成萬殊鳥語蛙聲誰為非歌者已與此旨合焉今長門介亦以善歌名震一世吾察知其心所嚮乃在於此所以眷眷於注解焉而作解大旨蓋亦不外於此此前注者之所或未知而其實所謂萬世且暮不難知其解者則八百年何足言哉襄儒者也不知歌者然士佐守亦儒者不可專以歌人目之而長門介亦非以歌為歌者所以徵序而不辭也



